

鮎埼亭集

三十

鮎埼亭集

解學

PDG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僕少時見司馬溫公與范內翰論通鑑帖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則正月便不稱隋煬帝義寧三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睿宗景雲三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哀宗天祐四年僕以爲史家紀載當取簡捷固是不易但皆以後來爲定則竊以爲未盡然者大抵前王後王之會祇應據實

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閒倘必以後統前則次第之閒或以君而蓋於其臣父而蓋於其子祖而蓋於其孫兄而蓋於其弟是非悖典庸禮之旨也又況所標於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於下者尚屬前世之事於名於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卽爲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於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有先我言者但綱目雖多所改正而於中歲改元無關事

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鄙見以爲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爲主或以後爲主似乎紊亂故於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於下固與溫公大左然不敢以大儒之書苟附和也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而正月卽已紀元則以昭公在去年已逝預紀無所戾非後世之比也先生以爲可否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兗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廬馬端臨所稱近讀

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最初之名也薛本在

國初黎洲先生尚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曾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摺摭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來問書其本末以貽之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舍閒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閒刊本然並非崔氏舊

璧請得以原委言之當十六國時僞史最多其著者有
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并鄴都記杜輔前燕記董
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愨燕書范亨燕書崔
逞燕紀王景暉南燕錄張謐前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
涼春秋劉慶涼記張諮涼記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
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
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裁定之勒
爲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魏永安中頒
行而諸史竝絀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旣廣多有違謬
如太祖元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在元年太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而鴻又以爲在元年太
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在元年如此之類
多係不攷

北魏書同

司馬溫公通鑑薈萃諸書其記南北朝

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
春秋爲多但晁說之述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
而鄱陽馬氏通攷經籍攷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
傳者乃有明中葉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
學者以其久沒不見視爲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
撮拾成書駕託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穎運歷圖
載前涼張寔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

樂張祚改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皇
謂出鴻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
興正朔其閒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
年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
崔氏書崔書久不傳於世莫能攷也愚以今本對之竝
無此事溫公通鑑攷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必尚
未失而今本竝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評論在
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注傳尾尚得謂
非贗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
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俱出爲文煩複

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況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不載生卒不敘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儻父不學所有坊間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卽係崔氏舊本經此刊除已不足觀況其爲僞書乎從古有好著僞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力率勒不旣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

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
未脫橐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
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
宋代野史至十餘簏功旣不就其後攜歸吳興則是書
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於吾鄉有臭味焉是時祥
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
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
合道學於儒林

黎洲先生論明史不當分立道學傳本此

歸嘉定誤國諸臣

於姦佞列漢秀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羣宗

宋史不爲榮王

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遺臣之碌碌者多

芟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
石門呂及甫壻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
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
許之及甫因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并約盡出其十餘
簾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
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
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
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
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
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

之閒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
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
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
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簏之野史則
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息者也是書在吳下多誤以
爲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自石門而花山者確然係臨
川底橐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
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藍本或更爲拾遺補
闕於其閒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
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

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之尤難言之曷禁惘然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爲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時其立朝事跡無可攷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初歷詆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於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尚抨彈及之則頗疑其阿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木筆雜鈔言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旣當國孝友方爲學官乃立魁輔碑以頌之自強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試孝

友急遣人撻落焉嘉定更化孝友乃反攻他人以表其
不黨於韓然則孝友之蒼黃反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
文集言黨錮之禍則謂孝友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誚他
人之戀位者是孝友固清流也黨錮之籍本未嘗及孝
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
見而出乎孝友之由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爲可
惜也嗚呼古今人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於無所
不爲者類如斯也豈獨孝友也哉攷之江西瑞州府志
孝友由南劍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
磨碑一出其手而自強罷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

參政矣蓋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熱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尚未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友罷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其謚文簡常攷南渡之師儒莫有聲於芮祭酒莫醜於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爲後世勸懲不知其所排纂者爲何事也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令愚攷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覓福建通志合之舊

史旁參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概志云湜字溥之

一字閩補之

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
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
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冑以其爲褻詞大怒出
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杲嘗
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佳以某觀之若當
時不作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
旣遷之後便出亦自善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
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杲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
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

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卽有僞學之禁溥之旣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旣召用何以又遭禁錮